



## 讀韓愈「愿之言曰」的思辨

蔡尚志

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組專任教師

學生時代，我曾下過一些小工夫去探究韓愈的文章；當時腦子裡就烙下一個很深刻的印象——韓愈，只是一個文人、作家（「文公」）而已。當了老師以後，我也曾以韓愈的〈諫迎佛骨表〉寫了一篇討論他的小論文〈述論韓愈〉，登在學生校刊上。

南台科大編印《大學國文選》時，我負責編選一篇韓愈的文章，毫不加思索，我就選了他在我的心目中一等一的「美文」——〈送李愿歸盤谷序〉。這篇文章所以讓我癡醉難忘，實在是因為「辭句」清麗簡潔，「音韻」輕快流暢，「布局」刁詭穩妥，以當時的白話語句，寫出別有一番新風味的駢文。

可是，幾年下來，每次教〈送李愿歸盤谷序〉時，我就會按捺不住內心的熱情，繞出「辭章」的範圍，多面向地向學生們深入剖析這篇文章。

純理論學問，書義理，考證，文章（辭章）三者齊備，曾國藩更加進了「經濟」一項。文章展現一個人的學問，如果寫出來文章辭章豐贍，論述周延，義理見解獨到，讓人深省，引用事例詳加考證，信而有徵，則能豐譽容顏，有益世道人心，那才配稱「文學家」。

《大學國文選》的選文，是給心智即將成熟的未來公民讀的，品味應該更高尚，不只是在選詞、造句上打轉而已！

韓文布局的「刁詭」，在於它不屑考證，信口開河，虛張聲勢，〈諫迎佛骨表〉說古聖先王不信佛，所以一個個都能長壽終老，就是最明顯的例子。

張高評教授論〈送李愿歸盤谷序〉說：「此篇只寫出盤谷之地可隱，接下即藉李愿之言說了一大段。這是借題發揮，文心十分巧妙。因為這序之作，大多敘寫送行者言語，此篇卻全錄被送行者的話語，實則是借送別之機緣，李愿之口語，盡情揭露當權者（得意人）和嘲笑趨炎附勢者，實是借他人的酒杯，澆自己胸中之塊壘。」

李愿真的說過這樣的話嗎？還是韓愈大膽杜撰？林好（選評古文辭類纂）稱韓愈作此文時：「頗有牢騷之杯，借送愿發之。」推測就比較審慎現人。韓愈明明白白地寫著「愿之言曰」，正是挑明地說：「那些話是李愿說的，可不是我韓愈講的。」韓愈明知李愿既已隱居，不啻從官場「蒸發」，形同廢物，再也不會有人在乎